

早年追隨憶往事

鄧展謨

我認識戴先生，是在民國十七年，北伐軍克復徐州，衛立煌膺任徐州戒嚴司令，我奉派充司令部副官處上尉副官。戴先生暨軍校三期高長發學長，均先我來此出任少校副官。下車伊始，即承戴先生殷切垂詢，當告以出身五期砲科，於十五年入伍生時受命隨師北伐，歷經湖南汀泗橋、湖北武昌、江西牛行車站之役，以及翌年服務第六軍十九師，在一次紀念會中，聽到程潛對校長蔣公不滿之言論，因此憤而離開長沙等情。戴先生於頻頻點首之餘，並撫肩予以嘉勉。遂邀我與其同住一室，敍齒則戴先生長我八歲，朝夕相處，情同手足。我對戴先生初步印象：兩目炯炯，蓄有神光，與人談話或獨自尋思，頭部常作偏狀，遇事仔細精明，而氣宇非凡，精神倍於常人。每當我午夜覺醒之際，輒見戴先生於孤燈之下振筆直書，勸其早睡而不納，問何事忙，曰情書。日久疑竇不解，出以拂曉突檢，所獲無一情書，全屬情報，且驚且喜，明告以故。戴先生未加責怪，謂此早在意料之中，唯囑嚴守祕密，切不可外洩。之後，我就成了戴先生之私人助手。

戴先生經常公差外出，隨帶小皮箱一隻，簾提包一個，分別裝置文書及衣物，另備行軍床一只，則由勤務兵賈金蘭攜帶，因其最討厭臭蟲，故外出必自備行軍床，兼顧經濟簡便。而每次公差大都十天半月

始返，其所經辦之副官業務，固定由我代表；即藍太夫人按月由江山家中寄錢來支應工作之需要，亦均託我代收代領。戴先生每次差畢返部，必作東道，邀我及高長發外出聚餐，飯後又去澡堂洗澡，從無遺漏。有一次敘談中，我以為何來此任職相質詢？戴先生謂徐州乃古戰場，軍事地位非常重要，津浦、隴海兩路沿線各種狀況，亟須調查明白，然後施為有本。亦曾感嘆衛立煌缺乏中心思想，意志不堅，且好色貪財，氣節蕩然，終不可靠云云。證諸大陸戡亂戰局逆轉，衛果變節，足徵戴先生觀察入微，有先見之明。迨北伐完成，徐州戒嚴司令部奉令撤銷，當晚，戴先生自外歸來，默坐不語，試忖度其心事，可能因藍太夫人預定匯款日期未屆，急欲前往南京需要旅費而躊躇，我即將餘新及編遣費連同鑄有侃如二字之金戒一併奉贈，戴先生頗為驚奇，讚譽有加，旋即束裝寅夜兼程赴京，囑於辦完結束事宜後立即前往南京相見，後承戴先生之介紹，我去整編一師二旅服務。

民國十八年冬，馮玉祥、唐生智叛變，中央下令討伐，天降大雪，兩軍戰於河南境內平漢鐵路線，整編一師二旅駐在漯河車站，由我率領第一連擔任旅部警衛，忽有一着長唐裝操湖南口音者，自稱軍校四期周偉龍，時任唐生智總指揮部憲兵營長，因踐戴先生之密約，有緊要事，求見一旅胡宗南旅長，其時胡旅長不在此地，當即引見徐副師長兼二旅旅長庭瑤，按照戴先生預定計劃，策動反正，裏應外合，叛亂迅即敉平。

民國二十年，憲三團改編督衛軍特務團，旋又改為第五軍八十七師獨立旅第一團，我任營長，參加上

海一二八之役，及後整編，奉調軍官隊訓練，常與張沼吳、李在仕切磋，聞新創對日作戰之藍衣社，不得其門而入，我即趕往鷄籠巷五十三號面報戴先生，既不承認，亦不否認，唯申言擅於帶兵者固可戰勝有形之敵人，未必能戰勝無形之敵人。繼而奉告以嚴父將屆五十大壽，擬於近期內回籍省親，戴先生復可以先回家，待回來時再談。不數日，我與張、李二學長同至南京太平路澡堂沐浴，浴畢，掛電話向戴先生辭行，戴先生問我明日可否不回湖南，答曰可，囑即攜行李來。當晚領我至徐府巷二號宣誓，由唐乃建、梁幹喬兩先生權充介紹人，戴先生即席昭示：同志進來不容易，出去除非抬棺材，須終身作無名英雄。義正詞嚴，歷歷如昨。



曾任交警第十五總隊長的鄧展模先生。

張冠夫同志接獲電報，得知戴先生將於明天由漢

口坐水上飛機經京轉滬，要我屆時前往下關迎接，或有任務交辦，正談話中，忽然電話鈴響，我匆忙地接聽，對方問你那裏，我答你要那裏。如是僵持許久，對方生氣，我也生氣，待電話掛斷後，仔細一想，剛才電話中的聲音很像戴先生，身爲戴先生之表妹夫張冠夫同志還笑我神經不正常。我再去翻閱電報，方知電報遲到，所指明天即今天之誤也，不啻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，佇立於大門內，戴先生步入，怒責五十三號，對我電話中之不禮貌，未加責怪。原來戴先生早有規定，接聽電話不可先暴露自己，雖然我並無大錯，但戴先生之寬宏大量，能不令人敬服。

同年冬，有王懷德同志以戴先生之外甥爲恃，不聽指揮，我亦年輕氣盛，大發少校營長威風，用鐵圓檣擊之，檣毀人傷，張冠夫同志即以電話報告杭州警校特派員辦公廳。依張同志推測，我將有大餐（意指挨罵）可吃，甚至要坐禁閉。次日接戴先生電話特予嘉勉，殊出一般人意料之外。無怪乎各色各樣之情報工作人員，莫不畏威懷德，心悅誠服，雖出生入死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也。

戴先生不僅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偉大之無名英雄，亦爲二十世紀全球最傑出之情報領導者，其對領袖、國家民族乃至全世界所作之偉大貢獻，早已深印人們的腦海中，爰就個人追隨戴先生最初時期而感戴尤深者追述一二，以誌不忘，冀以彰明其賢德於萬一耳。